

甘霖絮语

莫惜春衣坐绿苔

■何小琼

对于春,我有一种莫名的喜欢。也许是经过长长冬天的凛冽,压抑得到了解脱。终于迎来了春那湿润的轻盈,也许是那春风将会携带着花红柳绿的盛宴而来,那么轰轰烈烈,不管不顾初恋情人。

这时候,天晴也好,下雨也罢,如何能抵挡得住一颗为春而喜悦澎湃的心。闺蜜在朋友圈里发了几张图,在她家小院里,蒙蒙的春雨中,台阶上,围篱边,花园中,到处春意绵绵。嫩绿的冒尖的草,抽着暗红枝芽的花儿,有的已经迫不及待,绽放出了粉色的花,这一切笼罩在细雨中,有着一一种静谧的美。惹得我眼中发光,急急地问:“你要干嘛?”任谁能抵挡这春的诱惑啊!

我能感觉到闺蜜窃窃地笑,她答:“莫惜春衣坐绿苔,欢迎来寒舍一聚。”话音一落,群里一片欢呼,姐妹们叽叽喳喳像鸟儿一样争着定下时间,日子。我看着那几张春意图,感觉到春的气息弥漫而来。真好!

元代虞集的这一句:“莫惜春衣坐绿苔”,用在此时是最适合不过的,不浓烈,不俗艳,那么清新灵动。再看这首《南乡一剪梅·招熊少府》全诗,更是别有风韵,他写道:“南阜小亭台,薄有山花取次开。寄语多情熊少府;晴也须来,雨也须来。随意且衔杯,莫惜春衣坐绿苔。若待明朝风雨过,人在天涯,春在天涯。”

眼前有一幅春的画卷缓缓展开来:家中的南面有一座小亭台,在那里已经有少许的花在点缀开放。如此明媚的春光,特地邀请你,我的好友熊少府来到家中,到时,天晴要来,下雨也要来。来了之后,一起随意推杯换盏,当然也不要顾及那些春泥和绿苔,会弄脏身上新衣,尽情欢快地欣赏春色。只要相聚就是最好的时候,因为如果待到天晴时,可能各奔东西,难相聚。到时你我各自天涯,春光也匆匆过了。

无数次细细品味字字生香的含意,感受着作者与友人的浓浓情意,这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意,也是春的情意。在春意盎然之时,还有什么能比得上和友人把酒言欢更让人心旷神怡呢?千万莫要等到“人在天涯,春在天涯”之时,再生悔意。仿佛我的眼前,呈现出作者和友人游走在绿茵间,丝毫不顾身上的新衣,笑声盈盈,欢快不断……

喜欢这样的情形,春是充满希望和美好的季节,在四季中最得人欢喜,珍惜它,欣赏它,把握它才可以去拥有那属于春的妩媚和芬芳。让友情和春意绵延不息。

我正遐想着,闺蜜对我说:“你到时早点到啊,有你爱喝的红酒。”心中一暖,我发了个笑脸,告诉她,一定到。窗外,雨还在细说着春的柔情,不冷,心中是暖的。

万花筒

菜花深处是吾乡

■江初昕

当微熏的春风吹拂大地时,轻手蹑脚的春雨紧随其后。田野河畔的草木仿佛得到了小道消息似的,吐露新芽。山野路旁一些不起眼的花草,开出了星星点点的小花,粉的,黄的,紫的,红的……晃得眼睛都缭乱了。而冬天里几乎被严霜白雪压得喘不过气的油菜,更是耐不住性子,呼啦啦直往上窜,想摠也摠不住,仿佛是在一夜之间拔地而起,高高擎起所有的花蕾,举头期盼着缓缓走来的司春使者。

有的油菜花早早把花开了,东一朵西一朵,稀稀拉拉的,如鹤立鸡群一般冷冷清清的伫立于油菜花田。瞧瞧身边的伙伴,都在含苞待放,蓄势待发。早开的那些油菜花因为自己的莽撞行为,只能孤立于花田中。要是连晴几天,气温回暖,油菜花就像得到什么召唤似的,一夜之间,花顶上的花蕾都咧开嘴笑了。黄色的小花先是一小朵一小朵地打开,颇有少女般的矜持和娇羞。接着,逐个的往下绽放,花穗越来越大,缀满了枝头,沉甸甸的摇曳着。一朵连成一株,一株连成一丘,一丘连成一片,放眼望去,铺天盖地的金黄,仿佛是从天上倾泻而下似的,轰轰烈烈地灿烂着,热情而又奔放。

这个时节对于我们来说是快乐的。清晨,背着书包上学,走在田埂上,脚下青青嫩嫩的绿草探头探脑钻出土壤,轻轻的吻着你的脚跟。草丛上的露珠像明亮的珍珠一般,晶莹剔透,熠熠生辉。我们隔着满是油菜花的田垄说着话,银铃般的笑声撒播在田野中。走尽田畴,来到河边,走过木板桥,桥下的溪水潺潺流动,宛如一支悦耳的和鸣曲。踏上石板路,朝乡村学校跑去。中午放学回家,暖融融的太阳热烘烘的,空气中散发着浓郁的芳香,甜丝丝的往鼻腔里钻。同伴索性把书包和衣服往田埂上一丢,大家玩起了捉迷藏来。定好游戏规则,就一头扎进齐身高的油菜花丛中。“一不小心,和忙着采蜜的蜂儿撞了一个满怀。”“嗡嗡喂喂”的一片飞起,又“嗡嗡喂喂”的一阵落下。同伴在油菜花丛中四处变换藏身之处,就像土拨鼠一般。所到之处,掠过动荡的花海,不停的起伏着。玩够了,大伙累得气喘吁吁,头发、衣服、脸蛋上满身粘连着花粉,加上一道道汗水的痕迹,像个大花猫一样,叫人忍不住想笑。满身花粉,招惹了蜜蜂,众多蜜蜂簇拥着往我们头上钻,吓得手舞足蹈四处逃窜。花海中,撒下一串欢快的笑声。

金黄的菜花染遍了整座山坡,一圈挨着一圈,层层叠叠,百转千回。蜿蜒崎岖的山路,若隐若现地出现在油菜花丛中,有陡峭的石阶,也有平缓山路,行走于其间,置身于油菜花花花海中。站在山顶之上极目眺望,远方的景色一览无余。起伏的山峦苍翠如黛,山下清澈的小溪从村庄外围缓缓流过,泛着清波,闪耀着明亮的光影。村庄前面平整的油菜花花海,如轻纱,似绸缎,柔和而轻盈。花丛中,牛儿低头吃草,孩童追逐打闹,农人田间劳作,一派动人心弦的风景。

暮色中,蜂儿蝶儿也回巢了,热闹的油菜花似乎也平静了下来,伴随着柔和的晚风轻轻摇摆着。花枝拂动我们的衣袂,挥手作别。田埂上,乡亲们牵牛荷锄而归,大家隔着田垄,相互告别。远处,袅袅炊烟从村庄中升腾而起,黄花映衬下的房舍多了几许贴己的温馨。

人生感悟

瓜山行思

■红弧

从瑞昌城区走中线,穿过高丰镇便是洪下乡。脚下新修的公路傍山而建,宛若巨蟒,与其相伴行的是蜿蜒如带的乌石河。小河对岸百米之外,有一些零星的村落,高高矮矮的红砖房搭积木似地簇拥在一起。其间也不乏两百户以上的大村庄,之所以看起来那么不起眼,全因屋后的山太高。数百年前,就有先民落业在这片由大德山和青山夹峙而出的山间平畈,当地土著把这片绵延几十里的山水统称为“洪下园”。的确,从瓜坑、大屋冯、大塘下这些村名便感知出它们的古老和沧桑。

正是梅雨来临季节,乌石河涨满了,流水“哗哗”响彻山谷,河面上的桥就平添了几分生动。河滩上的青草被雨水浸润得绿油油的,牛儿摇着尾巴,颇有几分“得道”的超逸。新插的秧苗也绿得可爱,按应着山的苍翠,把人的眼球都染成了绿色。洪下园南面被称为“瓜山”的峰峦,最是巍峨雄壮。此时山腰升起了一缕薄薄的云雾,渐起渐浓,初像腰带,后似奔马,再后来就蓦地蒸腾起来,弥漫了整个山顶,只露出个山尖尖。心里不禁叹谓,好座仙山哩!

常言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然而,海拔约七百米的瓜山名垂一方,却是由凡夫俗子六百余年的风雨历程书就的。据说

世故人生

老家的房子

■吴素平

打开微信看到春弟与姨父在老家的照片,触景生情让我也想起了我的老家,想起老家的房子。

我的老家位于瑞昌白杨镇,从瑞昌市区出发只有十几分钟的车程。老家离白杨镇只有几百米,叫燕吴村,是个依山傍水美丽的小村庄。

虽说老家的房子与城里的高楼不能媲美,但老家的房屋有着太多太熟悉的记忆,那是父母曾用半辈子的心血构造的,那是时常会让人感觉到牵动心底那份最柔软的地方,那个地方让我们兄弟姐妹度过初萌难忘的时光……

记得老家房子是1981年秋季开工的。原来这里是一块高高的芦麻地,在此建房要与周边地势协调就得将整块地降低1米多。前期一个多月挖土整地,那时不像现在可以用挖掘机挖土,而是靠人力一锹一锹的铲,一锄一锄的挖,最助力的工具是两轮板车。那年暑假母亲带着大哥和大弟挖土,挖的挖铲的铲推的推,就这样来来回回一天往返无数趟连续坚持将近一个多月才把屋基地挖好整平。

过去农村一般都是建那种明三暗五的房子,我们家因兄弟多父母建的是连四的房子,一楼有六间房一个堂屋,后面一排是厨房猪圈厕所杂物间,整栋房子占地面积约3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约500多平方米,老屋结构是砖混,顶上斜坡盖红机瓦,现在看来只是一栋破旧的老房,当年在村



张成林 摄

明代陈友谅兵败后,逃离战火的家兵便易姓为徐,在瓜山顶隐居起来,后又有些穷途末路者到此,与徐姓相携共存。至今,这里已有徐、杨、邓、周四个屋场两千多居民,烟火散布数里方圆。山上的生计要比平畈艰难得多,看似肥得流油的土壤总是深藏在坚硬的山石间,要想种瓜点豆首先得垒石围田。好在山里的汉子有使不完的力气,而山里的女人呢,又格外地经得起折腾。他们一起垦荒,一起耕耘,一起播种,一起收获……周而复始的劳作中,将清贫的日子打理得有滋有味。早年自來水未接通时,山民乐于走几里路去汲水,一年到头却难得下回山。近几年虽然已有不少人家迁往山下定居,但许多故园难离的山民仍愿与青峰为伍。也许,神奇的瓜山云雾早将这些凡胎肉身陶冶成遁世的“神仙”了。

瓜山脚下最大的氏族则是何姓。每座何姓村庄的祠堂门额上都大书“九井流芳”四字。究其缘由,年迈者颇感自豪,原来他们是汉将韩信的后代。当年韩氏落难,其子逃至洪下园隐名埋姓,单传十数代,方生九子,故有“九井”之说(一家之说)。

姓氏的真真假假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历史密码,可能永远难以破解。不过,洪下园确实是个尚武之地,这在方圆百里是家喻户

晓的。日落收工,吃完晚饭,洪下园各村的祖堂内便摆开了架势,村里的少年都齐集厅堂内,由师傅领着蹲马桩,练劈腿……更不用说老一辈的人了,擒拿格斗都有几手,以至外人提起洪下园总是敬畏三分。清嘉庆年间,迪畚村新屋何家,就出了一位文武双举人何杰(1789-1836年)。他武艺高强,所练大刀就重120斤,比关公刀还要沉呢!乡人几乎敬若神灵。如果沿着乌石河走走,路上遇见的老人没准会向你道来:那一年的某月某日,河水清浅,卵石可见。只见一位秃顶少质立于水中,念念有词:“虾公虾婆,一起入箩……”果然,鱼虾纷纷应声跃入渔篓。正骑马过河的何将军见是神人,乞求为妻。秃女遂发长面润,随何将军而去。传说虽是无凭,却反映出当地对女性的尊崇。也难怪,男人的命运从来绕不开女人的。历经整整两百年沧桑的何杰故居敦彝堂至今尚存,当年何氏习武用的三个重达数百斤的青石质子,仍抢眼地摆放在八字形的大门口,无声述说着这方土地上传奇的民风。

岁月总是这般的充满着迷踪。上山山下的徐何二姓自认是陈友谅和韩信的后代,可这里岳家拳、杨家拳却最为风行。真不知岳家和杨家的看家本领是如何传入瑞昌腹地的山乡,难道也是因此地潜藏着岳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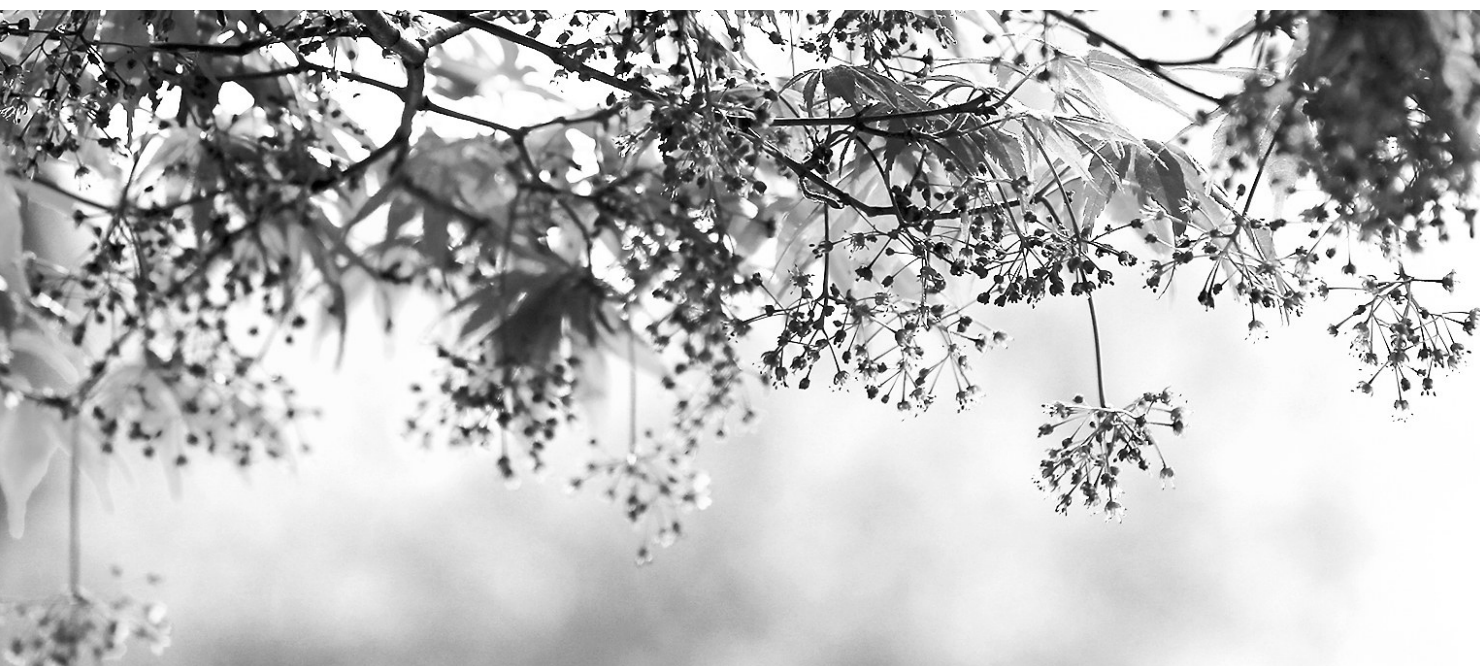
里,那房子在屋场中心位置与祖堂屋相邻。新房子在屋场池塘上方,新房建好后空了几年,直到1986年底我们全家才搬到新房子去。

1983年我和大哥参加工作与父亲住县城里。母亲带几个弟弟在家住了几年,后来陆陆续续都住进城了。大哥、大弟、四弟的婚房设在老家,酒席也是在家里办的。

九十年代初每到春节兄弟们都回到老家团聚,一家人在一起打豆腐做年粿,家里热热闹闹开开心心。记忆中母亲特别勤劳特别能干,一天到晚总有忙不完的事。年夜饭也是由母亲主办,兄弟妯娌们做做帮手,吃完年夜饭大家开始打牌、聊天……母亲收拾好碗筷稍停片刻便开始吩咐年后上亲戚家拜年的事情。母亲的一生是操劳的一生,一年365天,天天都有忙不完的家务,即便是正月也很少有闲去亲戚家做客,但逢年过节传统习俗母亲牢记在心,对每个亲戚应尽的礼节念念不忘,唯恐有不到之处,每每此刻兄弟们似乎有点嫌之唠叨嫌之烦琐,但母亲仍不厌其烦吩咐大哥吩咐弟弟分别去各亲戚家拜年及该带什么礼物琐琐碎碎面面俱到,年年不忘年年如此。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兄弟们都成家以后,母亲也随之住城里带孙子。老屋时常是一把锁,母亲将钥匙配制一人一把,希望兄弟们若回去时就打开门去看一看,老屋那一砖一瓦一泥一



张成林 摄

与军友春游桃花岛

谢飞鹏

一湖碧水漾微澜,
一路红桃竞艳妍。
一曲琴箫如梦里,
一时回首水云间。

云淡天高风亦熏,
桃花和露沁清芬。
春衫饱染桃花气,
无酒痴怀也醉人。

万丈豪情意兴冲,
襟怀磊落对东风。
桃花似解英雄气,
展尽妖娆分外红。

桃花岛下水连天,
万朵红桃映水鲜。
幽径回环留客醉,
水花影里乐流连。